

国家艺术杂志



■《西郊风景》，吴大羽，1953年，布面油画



■《待》，吴大羽，1959年，布面油画

生命的需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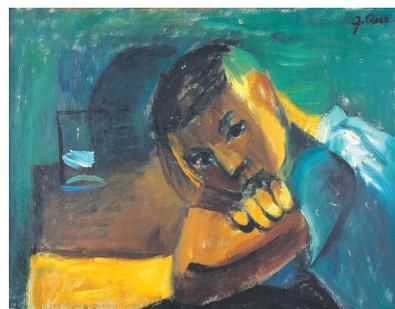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画布背后的吴大羽与张功懋

◆ 倪淑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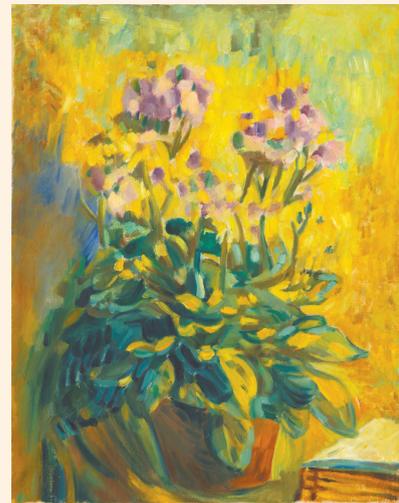


■《大地》，张功懋，1987年，布面油画

即日起至4月15日，“生命的需要——吴大羽、张功懋艺术文献特展”在南京东路422号朵云轩大楼四楼朵云艺术馆举办。这场承载着四十余年师生情谊与特殊年代艺术坚守的展览，通过张功懋的艺术轨迹及家族珍藏的书信、手稿，首次还原中国现代艺术先驱吴大羽被遮蔽的艺术人生，彰显了两人的“为生命而艺术”的纯粹追求，更是上海美术的“国家宝藏”。



■《男孩与玻璃杯》，吴大羽、张功懋，一九五六年，布面油画



■《花卉》，吴大羽，1961年，布面油画



■《心形》，张功懋

被遮蔽的巨擘

吴大羽原名吴待，190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，是中国首批留学学习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之一。1928年3月，蔡元培先生创立国立艺术院（中国美术学院前身），吴大羽受邀出任西画系主任，成为该校首任西画系主任。任职期间，他将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深度相融，开创了独具特色的“吴大羽体系”，为中国现代油画的觉醒与发展指明了方向。作为艺术教育者，吴大羽画风泼辣、色彩浓烈，个性鲜明且谈吐风雅，讲课极具风采，凭借精湛的艺术造诣与赤诚的育人之心，成为国立杭州艺专最受学生崇拜的老师，被学子们敬称为“国立杭州艺专的旗帜”。

赵无极说：“吴大羽先生是一位善于点亮学生眼睛的恩师……将永远是我们的模型的创作者。”吴冠中更是先后四次撰文回忆：“我学艺于林风眠创办的国立杭州艺专……授课教授中威望最高的是吴大羽，他是杭州艺专的旗帜，杭州艺专则是介绍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旗帜，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在方干民、丁天缺的积极联络下，1947年吴大羽重返国立杭州艺专任教，担任教授兼西画系主任。学校设立“大羽教室”，全班26名学生，曹增明、刘江、张功懋等均在其中，也由此正式开启了张功懋与吴大羽长达四十余年的师生缘分。

四十余载的情谊

1948年夏，25岁的张功懋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杭州艺专西画系毕业。心中满是憧憬，他渴望追随赵无极、朱德群等学长的足迹，远赴法国巴黎留学。此时，国内局势如山雨欲来，已至香港的张功懋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陷入艰难抉择。最终，张功懋毅然放弃留

学机会，回到恩师身边，租住在五原路赖家老式洋房二楼，两处住所仅四五站路程，往来便利。纵使外界风雨如晦，两人仍朝夕相伴，共同研习艺术、潜心创作。上海西郊与市区公园中，时常可见他们一同写生的身影。

自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，吴大羽除了艺术家身份，并无职业立身，家境日趋困顿。幸而张功懋始终不离不弃，随侍身侧，在生活上多方照料、倾力相助。在此期间，吴大羽时常前往张功懋的二楼画室，与他挥毫探讨、切磋画艺，这里也成为两人在时代浪潮中的艺术避风港。据张功懋夫人回忆：“吴大羽时常来我们在五原路的家。他们在二楼的工作室里谈论艺术、创作作品。即使在楼下，也能听见他们谈得很开心。”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张功懋甚至为吴大羽准备画具，陪同写生观影，成为吴大羽与外界联系的桥梁。

1988年元旦，吴大羽在上海寂然辞世，吴大羽毕生耕耘艺术教坛，其衣钵传人中，海外有赵无极、朱德群，国内则以吴冠中、张功懋为代表，而张功懋是唯一在吴大羽晚年追随他四十余载，朝夕相伴、持续承袭教诲的弟子，情谊真挚深厚，情同父子。1996年在吴大羽逝世八年后，人们惊喜地发现了他遗留下来的四五十件油画作品，但这批作品均无签名与纪年，且全部为抽象风格，画面上没有具体的形象，仅由对比鲜明的色彩与动感强烈的线条构成，致使陈列悬挂时难以辨认正倒。当有关方面向吴大羽的家人诚恳请教时，吴师母郑重推荐了张功懋。张功懋对这批遗作的审定，不仅妥善解决了作品陈列与传播的难题，更对解读吴大羽的艺术理念、剖析其抽象油画中的艺术奥秘大有裨益。

标本式的遗存

展览核心展品的吴大羽作品《待》堪称

“镇展之宝”。这幅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布面油画，早年曾悬挂于张功懋家中，绝非一幅简单的从写实向抽象过渡的习作。其作品名称蕴含隐喻：吴大羽原名吴待，“待”字之中，藏着深沉的双重期盼，他在等待一个能施展艺术抱负的机会，更在期盼自身艺术风格走向成熟。张功懋生前留有手记记录此事：“此幅身戴红领巾手拿羽球的男孩，名为等待，在1959年这张油画是羽师让我送去美协画展的，后来未选上，我又去取回，羽师送我，让它挂在我的画室了。”

此外，吴大羽的《西郊风景》与《花卉》两件作品亦承载着深厚的师生情谊。1953年两人同游西郊荒苑陵园写生时，吴大羽特意将《西郊风景》留赠于他，作品背后有张功懋手写的“1953年在西郊荒苑园陵羽师写生”字样；1961年张功懋曾在菜市场买一盆花拜访恩师，不久后便收到他以此为原型创作的《花卉》相赠，这些作品成为两人艺术交往最直接的见证。

《男孩与玻璃杯》是吴大羽与张功懋师生情的珍贵见证。1956年，时年30多岁的张功懋在上海五原路旧居画了一幅画作，身着白衣的小男孩趴在桌上，在小憩中沉思，而作为老师的吴大羽先生后来补上了寥寥几笔，为画作添上了一个杯子。展陈中还包含吴大羽写给张功懋的两封书信，其中一封的信封标注时间为1985年3月1日，内容简洁，“功懋：你好，想就你便，示及冯医师住址为荷。大羽”。另一封写道，“功懋：日昨未见过，我仍失健常。问好。羽。九月卅日”。因两人住所相近，日常往来密切，极少通信，但这寥寥数语的问候里，满含着师生间深厚的情谊与相扶相伴的道义。

1947年，在吴大羽工作室的熏陶下，张功懋创作出第一幅抽象油画《深色中的白色》，正式开启了对现代绘画形式的探索之路。抽象油画《心形》则承载着温暖的创作灵感，据

张功懋生前回忆，这幅作品创作于1962年，当时刚学步的女儿扑向妻子怀中，那模样恰似一只扑腾的鸽子，他便以此为灵感完成创作。作品刚完成便被吴大羽看到，吴大羽激动地拉着他的手称赞：“功懋，这样的画，人家20年也达不到这个水平！”

20世纪80年代后，张功懋创作的《大地》《红黑》等抽象作品，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与西方色彩表现手法相融合，画面空灵磅礴，尽显吴大羽所倡导的“势象”之美。

不褪色的光芒

此外，展览还展出了张功懋的蜡彩作品与书信手稿，在吴大羽之前，蜡笔多被视为少儿习画工具，而吴大羽将其正式命名为“蜡彩”，视其为“心目吐彩新工具”。受当时物质匮乏与外部环境限制，蜡彩作品经济、快捷、隐秘的特点，成为张功懋践行恩师艺术理念的理想选择。他的蜡彩作品色彩层次丰富，暗合东方气韵，深度延续了吴大羽的“光色”理念，在有限尺幅中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张力。

上海是吴大羽自少年离开家乡后人生的第一站，也是他的归宿。他自15岁来到上海，在其后70年的人生中，与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。此次特展的举办，恰逢两位先生师生结缘近80周年、吴大羽先生去世近40周年之际，既是对这位与上海血脉相连的艺术先贤的深切致敬与永久纪念，也彰显了朵云轩几代人对艺术传承的不懈追求。

吴大羽曾言“我是不会死的”，其“怀有同样洁愿的人，无别离”的诗意箴言，恰是他与张功懋师生情谊的最好写照。艺术永远是源于生命本真的需要，是人类对自由与美好的永恒追求。吴大羽与张功懋用一生证明，真正的艺术能够抵御岁月的侵蚀，绽放出永不褪色的光芒。